那一片山水

■ 蓝青

还记得小学那会儿学《桂林山水甲天下》这篇课文时,刚毕业的李老师让我们闭着眼睛听她朗读。她轻声念着:“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我们闭着眼,仿佛真的听见漓江水在耳边轻轻荡漾。

从那以后,桂林的山水就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一闭眼课本上那些青山的影子就在眼前晃悠,耳边总仿佛有漓江的水声在回响。

心有所念,必有回响。2009年暑假,同事约我一起去桂林玩,大家一拍即合二话不说就订了前往桂林的火车票。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火车,天擦黑的时候终于抵达了这座闻名的山水城市。看着眼前这片心心念念的山水,心里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

排队买了票上了游船,头一回亲眼看见漓江,感觉特别奇妙——课本里的山水一下子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那些尖的、圆的、层层叠叠的山绿得发亮,就像突然从地里钻出来似的;水呢碧绿碧绿的直漫到天边去,活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绿色颜料盘子,泼得到处都是。看着眼前的奇山异水,《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课文内容一一与眼前的美景重叠。我急忙举起相机,一阵不停猛拍,生怕一不小心错过了眼前的美景。

返程后,忙于工作,奔波于生活,再没有机会重返桂林,那片山水便暂时地封存在了脑海中,只在午夜梦回时才在脑海中轻轻回荡。

今年的小升初考试,大儿子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为了犒赏大儿,妻子提议,开学之前,我们一家来一趟桂林山水之旅。这个建议瞬间唤醒了我对那一片山水的思念——时隔多年,梦里的那片山水是否美丽依然?

说走就走,我们驱车狂奔四百多公里来到了兴坪古镇。可惜天公不作美,抵达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迫不得已,我们就近选了江边的民宿落脚,只等第二天天亮了再游漓江。

这一次,妻子提前做了攻略,知道桂林山水精华段就在兴坪朝板山至九马画山之间。而且,要想完美地欣赏桂林山水的美景,最好的游览方式便是坐竹筏游漓江。于是,我们委托民宿老板帮忙购买了竹筏的船票。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我们就直奔朝板山码头。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登上了竹筏。竹筏还是以前竹排的旧样子,只不过座位的上端多了一顶遮阳的帐篷,筏尾多了一台小电机。人站上去,筏身直往下沉,浮浮沉沉之间,江水不时地在竹筏边轻涌。随着小电机的轰鸣,竹筏一路划开水面,带领着我们滑进青山的倒影里。

筏行不远,筏夫忽然出声:“快看,前面就是二十元人民币背景了!”我们赶紧翻出20元纸币——比照,怪哉!人民币上的背景竟和眼前的活山水严丝合缝!在这一刻,背景图上的山水仿佛在风里突然活了过来,在水光竹影里动了起来。霎时,四周的咔嚓拍照声响个不停,更有甚者,有的游客倒转身子,背朝景点,硬是把自个儿塞进了二十元背景图里。

筏子一路前进,筏夫不断出言提醒:“快看,那是被誉为漓江五大美景之一的‘黄布倒影’;那是传说中的‘七仙女下凡’的落脚处;那是‘罗汉晒肚’的高台。”在筏夫的指引下,我们凝神观看,一一结合名字展开想象,不停地发出感叹声!

筏行至一处江面,电机的轰鸣声忽然戛然而止。筏夫利索地在江中停稳了竹筏,水波轻吻着竹筏,不停地发出“啪嗒”声。他伸手指向对面江岸高耸入云的巨壁:“那就是‘九马画山’了!传说中,能找齐九匹马的人便能高中状元。小朋友,快试试你们的才智,看看能否找出九匹马来?”

大儿小儿听了,顿时来了兴趣,争相仰着脖子在前方石壁上寻找了起来。不一会儿,两人便低声数了起来:“一匹、两匹、三匹……八匹,咦,还有一匹马的身子藏哪里去了呢?”筏夫听了嘿嘿直乐,黝黑的脸上满是狡黠:“瞅准喽!昂首长嘶的是头马,撒蹄奔跑的是次马,低头饮水的是三马,山坳里还藏着半截身子的是四马……”被他一一点明,前方的那片石壁仿佛活了过来!各种各样的马,顿时活灵活现,马蹄声,嘶鸣声,响成了一片。

回程时,筏夫不再多言,只是静静地掌舵。筏行得极缓,仿佛不忍惊扰这山水清梦。江面上波光粼粼,如碎银般闪烁。山腹间偶尔传来一阵阵鸟鸣,声音清脆悦耳。

大儿子忽然轻声朗诵了起来:“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我心里一震,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李老师朗读《桂林山水甲天下》时的情景,那温柔的嗓音仿佛穿越了岁月,伴随着眼前的山水,轻轻地在耳边回响。

原来,那片山水从未远离,它从泛黄的课本中缓缓流出,流经青春年少的憧憬,如今又悄然漫入年幼孩子的眼眸,静静地在每个遇见她的孩童的心田里流淌。

海滨城市(组诗)

■ 邓亚明

红树林之城

大海的长臂将城市揽抱
以海浪的方式轻轻拍打,那是
这座城市发出的均匀呼吸
而台风,每年总是不请自来
岸滩上挤挨站立的红树林
又以铜墙铁壁之态,让台风
无隙可乘,然后
慌不择路而逃

每天晨昏,这里都上演撼人心魄一幕
那么多的海鸟——却没几个人
能全部叫出它们的名字
它们以无人机起降的姿势
高飞或低翔,嗡嗡作响
日出或落日,用一支长焦镜头
捕捉了最佳视角

潮涨时分
红树的柔软枝叶纷纷垂入海水中
像是在将一头秀发,轻轻漂洗
潮落时分
蝼蛄,跳跳鱼,招潮蟹,蛤蜊……
船队归港一样,从林子里蜂拥而出
爬上岸滩、海堤,甚至十里观海长廊
与游人和市民亲近、逗耍

不知是红树林包围了海岛,还是
海岛包围了红树林
环绕城市分布的几座海岛
远远望去,像一块块令人羡叹的绿翡翠

红嘴鸥:每年的来访者

都说这座城市没有冬天
自北而来的房车,挤满海边空地
看海,看日出,看远处停泊的舰船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鸥准时归来
不早不迟,像是跟谁有着约定
成为这座海滨城市客厅
最尊贵的客人

她们在海边无所顾忌觅食
在冬日阳光下同市民悠闲散步
或是绕着游人盘旋,甚至
大胆栖上他们的肩膊
喙上那一朵鲜红,奖章一样耀眼
没有谁能够摘走

第二年开春
那些大大小小房车陆续离去
红嘴鸥也开始告别这座城市
都在期待下个冬天,不约而同地相遇

渔人码头

在这里可以望海,望渔船,望港口
还可以望远处的
几座海岛

每天都有人从这里登上渡船
到对面那个海岛去
每天都有人摇着小艇舢板
在码头和远处的鱼排间来回穿梭
每天,挤满整个码头的鱼摊档
比城里那条著名的海鲜街
还热闹

你却感受不到
那些渔民深夜出海穿越风浪的目光
那些渔网捞起星光时的沉重和激动
那些从码头上大步流星,回到
海边的自建洋楼里,躺下时
发出的海啸般的鼾声

每座海岛都有诗意

星星是不是绿的,掉进海水里
便长成了一座座绿岛
“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起个温暖的名字”
是诗人海子面朝大海时的想法

调顺、特呈、南三、东海、东头山
仙裙、六极、和安、冬松、北莉……
一定很早就有诗人来过这里,这些海岛
都有着一个个诗意的名字

大学士解缙来到这座城市,写下
“风送潮声平乐去,雨飘山色特呈来”
那年,省里一批诗人到了仙裙岛
有人也写下:如果我穿上仙女的裙裾
我也想留在这里……

前年,过琼州海峡去海南
我在一座叫罗斗沙的海岛上停留
我没有种下诗句,却栽下一棵树苗
我想等树苗长高大了,也给它起一个
温暖诗意的名字

落日余晖 金山 摄

真武阁的沉默

■ 劳小颖

人生的景致,到了某个年岁,便多是由儿女的生命牵引而出的。这一次的广西容县之行,便是如此。我们是沾了孩子的光,以“家属”的身份,嵌入了他们单位组织的旅行队伍里。这身份,让我们这两张虽不再年轻却也不算衰老的面孔,混迹于一片青壮的朝气之中,非但不觉得突兀,反生出一种被青春潮水温柔托举的、新奇而温暖的慰藉。

我们这一大巴车,四十多人,是一个热闹的小社会。有孩子那些风华正茂、步履轻快的年轻同事,有叽叽喳喳如同初生雀儿般的孩童——大的奔跑追逐,小的尚在父母怀中咿呀学语。而我们这些“老家属”,便在这由血脉与职场交织成的奇特缘分里,开启了一日的旅程。

晨光尚在云翳后酝酿,我们已如约汇聚。化州总行、北岸车站、石湾高速路口,一个个站点,像一个个音符,我们这些散落的音符合成了流畅的旋律,汇入那辆牌号为KP8927的旅车。车行平稳,将岭南熟悉的田畴与屋舍渐次揉碎,抛入身后渐浓的雾气里。导游吴姑娘的声音清亮亮地,将一日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我的心思,却像一只先行的鸟,早已掠过百里的路程,落在了那座名为“真武阁”的古建筑上。

容州的古城墙在眼前静静铺展。青灰色的砖面上布满深深浅浅的痕,那是岁月用最钝的刀,一寸寸刻下的年轮。

我们沿着墙根缓步走着,脚步声不自觉地轻了下来,生怕惊扰了那些在砖缝里打盹的旧时光。

拐过弯,真武阁蓦然出现在视野里。它朴素得惊人,通体只是青灰色,临水而立,一言不发。像一个看淡了荣辱的长者,只是静默地站在那里,就让四周流动的时光,陡然变得沉静、可触。

真正走到它脚下,才懂得那份“向往”从何而来。真武阁楼高三层,木梯又窄又陡,仅容一人小心上落。为保护这座古建,游客需分批登楼,每批不能超过二十人,而且必须等前一批人全部下来,后一批才能接上。

我们一行四十余人,渐渐融入了来自各地访客的队伍里,汇成一条更长的、安静的人流。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喧哗,大家都像在等待某种仪式的序曲,缓缓向前移动。

起初心里那点躁动,渐渐被四周的安宁抚平了。连平日里最爱说笑的年轻人,此刻也都垂手静立。长长的队伍缓缓向前挪动,不像在排队,倒像去谒见一位沉睡的先贤。我们都怀着同样的心思:别惊醒这座楼阁做了四百年的长梦。

说来也怪,这慢下来的等候竟让我心头一动。从当年攥着粮票、一寸寸往前挪的日子,到如今万事求快的年头,我们这代人骨子里既记得等待的滋味,也学会了追赶的匆忙。此刻在古阁前重新排起长队,倒像是遇见了年轻时的自己——在这停不下来的时光里,硬是偷得了一段可以理直气壮慢下来的辰光。

终于踏上那被岁月磨得温润的木梯,阁内幽暗,空气中浮着老木沉静的香气。我仰头望去,目光沿巨柱向上,最终停在那个悬空的奇迹上——四根内柱悄然离地,全凭纵横交错的木构件彼此支撑、勾连。没有一枚铁钉,只有榫与卯的缜密对话,严丝合缝得仿佛它们本是一体,从最初便如此相依。

四百多年的风摇雨撼、地动山摇,都未能让它散架。它就这么悬空着,平衡着,以一种看似惊险、实则无比稳固的姿态,存在着。这让我想起,它常与中国那些声名显赫的飞檐楼阁一同被后人追忆。然而,黄鹤楼、滕王阁等,早已在历史的烽烟里几度倾颓,又几度重修,如今的雄伟,虽是旧时风貌的再现,终究已是崭新的肌体。唯有眼前这座真武阁,从明朝的风雨里一路走来,从未被推倒重建,始终保持着最初的骨骼与魂魄。

立在真武阁的梁柱间,昏暗中仰首,整座阁楼的骨骼便在眼前舒展。它不需彩绘金妆,灵魂自在木与木的相依中吐纳。悬柱倚着横枋,榫头含着卯眼——这满阁的木头,都在说着最朴素的道理:你撑着我,我护着你,如此便是完整。

我们又何须追逐光亮。要站稳时就挺直腰杆,要扎根处便咬紧泥土。几十年风雨来去,在身上结了痂,心里却磨实在了——人这一生,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一块沉实实的石基。

这趟“沾光”之旅,原是给中年惶惑的心寻个落处。真武阁始终静默,临走时,那悬柱笔直的影子与指尖木质的温凉,却已成了心中度量的准绳。

◎小说连载 ⑩

也征

■ 阿明

第六十四章

–1–

韩小倩一边跟踪,脑中一边飞速运转:罗为民一个寻呼就能让陈桂撇下会议匆忙赶来,在贩毒组织里,罗为民很可能是陈桂的上线。从两人刚才边走边谈的姿态也能看出,罗为民是发令者,陈桂是听命人。她心中一阵激动——看来今天意外捞到了一条“大鱼”。

或许是遗传了父亲韩劲的侦查天赋,韩小倩在罗为民和陈桂分开后果断决定,放弃跟踪陈桂,转而紧盯罗为民。她付了双倍车费,请出租车司机通过车载调度叫来另一辆白色出租车,利落换乘后继续追踪。

只见罗为民步行至一家农行储蓄所门前,故作随意地四下张望片刻,随即闪身钻入一辆停在路边的日产“大霸王”。车子在街巷中七拐八绕,最终来到市文化广场入口处的公用电话亭旁停下。罗为民下车后绕着电话亭转了一圈,才走进亭内拨打电话。

而韩小倩正屈身扒着那辆白色出租车的车窗,只露出一双明眸死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就在她焦急着不知该如何靠近电话亭探听时,罗为民却很快挂断电话走了出来。

他回到车上,再次驾车兜转,又来到了江南状元书斋店门口。这家店专营文房四宝,位于江南市著名的文化街上。韩小倩让司机将车停在斜对面,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书斋店门口的情形。然而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一辆宝马驶来门口处停下,车上走下一个穿花衬衫、牛仔裤的男子——其形象极似欧光华。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欧光华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坏蛋”,终被毒贩孙丹纳入麾下。年初孙丹亲自潜回江南市组织大规模毒品销售会议,却以失败告终。事后她反思,主因在于公安机关内部没有关键内应。于是她出重金在全国各分销点物色江南市公安核心人员,香港分销点因走私毒品与汽车是同一伙人,便向孙丹推荐了治安支队长欧光华。孙丹一抛来“鱼饵”,信奉“金钱至上”的欧光华便立马上钩,成为了孙丹的秘密内应,代号“阿狗”。

不过,孙丹虽将“阿狗”交给罗为民使用,但并未向罗为民透露这位“阿狗”的真实身份。两人平常仅以“阿狗”和“老板”这两个代号,通过书信、电话和寻呼联系,只在万分紧急时才被允许会面。

罗为民这天可谓坐立不安。刘宏宏身份暴露、案件由国安移交公安的形势,如一颗炸弹悬在他心上。再加上近期要接收的巨额毒品,种种不祥的预感如影随形,搅得他心神不宁。

就在这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他想起了一周前妻子孙丹传来的那条消息:江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长罗为斌,很可能是他失散多年的亲侄子。这消息让他欣喜若狂——苦苦寻觅数十年的弟弟,终于有了线索。多少个夜里,他对自己说,只要能在有生之年见上弟弟罗笑民一面,看看他的儿女,这辈子就算死也无憾了。他立刻将查证罗为斌身份的任务交给了“阿狗”。

由于罗为斌的档案属于国家级机密,即便欧光华有“包打听”的本事,获取的资料也是零零碎碎。罗为民心急如焚,一天一催。欧光华被催得没办法了,只能花大价钱买通人事处档案室新来的辅警,才成功拿到了罗为斌完整的个人档案。欧光华正打算向“老板”汇报,却先接到了会面指令,这才有了韩小倩目睹的这场秘密接头。

在书斋店的品雅轩里,罗为民和欧光华两人一照面都吃了一惊——他们几年前就通过张松东相识,还常在各种饭局上碰面。为稳妥起见,罗为民率先出声,报上了接头暗号,欧光华对答如流。

双方都亮出了底细,罗为民便直截了当地问:“罗为斌的档案拿到了吗?”

欧光华没有答话,只是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页纸条和一张二寸黑白照片,递了过去。

罗为民先接过照片,双手不禁颤抖起来,喃喃自语:“这是笑民弟啊……”他迅速展开纸条,几行手写钢笔字映入眼帘:

罗为斌,男,汉族,生于1964年1月3日。
籍贯:辽宁省丹东市天华山八里屯。
家庭成员:

父亲罗笑民,生于1933年6月24日;1949年2月入伍,为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九连三排一班战士;1962年10月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荣获一等功;1967年2月18日,追捕抢劫歹徒英勇牺牲。

……

看到这里,罗为民已泪流满面。日日思念、夜夜梦见、苦苦寻觅的亲弟弟,竟早已阴阳相隔!五十多年来的殷切期盼瞬间化为泡影。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瞪大双眼对着欧光华厉声喝问:“这是真的吗?!”

欧光华吓得后退两步:“这……这千真万确啊。”

这一刻,罗为民脑中一片空白,原本约见前想与“阿狗”商议的要事,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他茫然地望了望桌面,欧光华即刻会意,双手递上两张纸巾。罗为民在脸上胡乱擦了两下,然后将纸团狠狠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书斋店。

一直坐在出租车副驾上的韩小倩,看着罗为民垂头丧气地独自走出来,径直走向他那辆“大霸王”。不一会儿,车子便向前驶去。韩小倩不假思索地吩咐司机跟上。

跟了几分钟,她忽地一拍脑门:罗为民不过是个退休老头,他的威胁哪比得上公安局在职的治安支队长欧光华?糟了,自己应该盯住欧光华才对!她急忙指挥司机掉转车头往回开,就在此时,欧光华那辆宝马车迎面驶来。

身为职业警察的欧光华打了个激灵:这辆白色出租车刚才不是停在书斋店对面吗,怎么又在这儿掉头?心生疑惑之间,出租车车头转过,他一眼认出副驾座位上那张漂亮的脸蛋,正是师傅韩劲的女儿韩小倩。

因近来江南市走私汽车猖獗,街上的奔驰宝马并不少见,韩小倩一时看漏了眼,并未发现欧光华那辆宝马已经与她错行而过。这个疏忽,差点让善恶分明、正直单纯的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欧光华很是机警,迅速回想起:自己到达书斋店时,这辆白色出租车就已停在街对面,说明韩小倩是在跟踪罗为民;刚才她掉头前,应也是在跟踪罗为民。这下突然掉头,恐怕是临时决定改为跟踪自己。于是,他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金蝉脱壳”。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开今天上午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小灵通”手机,拨通了治安支队值班室,命令值班员找辆警车开到公安大院门口东侧,并备好一套警服放在车上。他赶到后快速换上警服,驾驶警车直奔韩劲家楼下,停好车便快步上了四楼。进门后也不寒暄,直接摆开了棋盘。

欧光华坐在棋盘前,目光落在楚河汉界上。他从小就对象棋有天赋,警校那几年还常去省集训队观摩切磋,回到江南市后,能与他真正过招的人屈指可数。师傅韩劲也爱下棋,只是以往对弈时,欧光华总会不着痕迹地拿捏分寸,让局面保持在互有输赢之间,看起来像是棋逢对手,精彩不断。韩小倩偶尔也会凑过来观战,安静地站在父亲身后当观众。

但今晚不同。欧光华不再留手,一开局便使出看家本领:双重炮瞄准五路,双车牢牢控住仕线,二路马直扑卧槽。同样的布阵,他连用三局,每一局都在极短时间内将韩劲逼入绝境。直到第四局,他才恢复平日起象局的温和步调,与韩劲陷入胶着缠斗。

这时,韩小倩开门回来了。见到穿着警服、正全神贯注与父亲对弈的欧光华,她顿时呆若木鸡。心想:刚才在书斋店看到的,也许不是欧光华?为验证判断,她迅速平复心情,像往常一样轻盈地走到两人中间,笑着问:“你们师徒战况如何?”

韩劲刚好炮五进四,大喝一声:“将!”随后才摇摇头叹道:“今天邪门了,连输三局。”欧光华低着头,装作深思,没有吭声。韩小倩暗忖:父亲和欧光华往常对弈,每局至少半小时,有些精彩对局甚至要两小时以上。从时间推算,在书斋店前看到的应该不是欧光华。她暗暗庆幸——还好自己没有误报“军情”,冤枉了人。

当晚送走欧光华后,韩小倩向父亲汇报了陈桂与罗为民会面的事,并推断他们近期会有大动作,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欧光华,完全略过了他疑似同罗为民先后出现在书斋店的这一点线索。

书房里,韩劲神情严肃:“你的推断没错。我们已接到情报,国际毒贩将在山东烟台与我市毒贩进行大宗交易。据掌握的情况,你们厂正要在烟台采购大批苹果,这绝非巧合。”他揉了揉眉头,“考虑到你对树脂总厂的人事较为熟悉,组织决定派你明着去参与采购,暗中配合公安机关将毒贩一网打尽。”

从小嫉恶如仇的韩小倩闻言激动道:“谢谢爸爸!我一定完成任务!”

韩劲对女儿的胆识颇为赞许,颔首叮嘱:“毒贩毫无人性,你必须时刻注意安全。禁毒支队中队长李河会全程配合你,在烟台期间,你绝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等女儿认真点头,他继续道:“为了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明天你要先说服龙涛明,让他以工作需要安排你去烟台。能做到吗?”

韩小倩略一思索,果断应道:“我能做到!”

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接威海,西邻潍坊,西南与青岛毗邻,北临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及日韩朝隔海相望。孙丹与罗为民选定的交易地点,正是烟台北部的芝罘湾港区。

齐鲁大地人文荟萃,曾有《芝罘赋》描绘这862平方公里的古韵:“泱泱芝罘,郁郁人文,扼黄渤之门户,踞胶东之海疆……”然而今夜,芝罘湾的宁静美好被悄然打破。

公海上一艘走私巨轮的甲板上,重型起重机将三艘快艇缓缓吊放海面。一艘满载毒品,另两艘护卫左右,呈倒品字形趁着夜色驶向崆峒岛海域。

很快,一艘巨型渔船从崆峒岛渔场扬帆起航。快艇与渔船会合后,双方紧张接洽、验货、移仓。货主沙坤的手下波德文在现场接通电话,得知老板已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收到货款,便欣喜地驾快艇原路返回。

而巨型渔船的暗舱里,静静堆放着十大箱标有“洗发水”字样的货物,其实箱内装的全是高纯度海洛因。舱口舷梯旁,孙丹的贴身保镖迈克正用生硬的普通话,同来烟台采购苹果的陈桂商量,如何将这些“洗发水”安全转移到运送苹果的货车上。

陈桂听得连连摇头:“迈克,你说的那是老方案,现在行不通了。公安已经盯上我,你说把‘洗发水’混进装苹果的车里,还能安全吗?”

原来,在陈桂抵达烟台前,欧光华就已密报罗为民:禁毒公安已然把他们二人列为怀疑追查的目标了。